

凱爾任采夫著 企程·期望譯

列寧傳



新中國書局發行



傳寧列

著夫采任爾凱
澤望湖·程企

行發局書國中新

列

寧

傳

著者 凱爾任米夫
譯者 企程·朔望
出版者 新中國書局
發行者 (東北圖書出版社)

北平 濟南 大連 蘭陽 天津 石家莊 哈爾濱
遼寧 長春 安東 齊齊哈爾 佳木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目 錄

第一 部

第一章	烏里亞諾夫底家庭.....	一
第二章	和勞動羣衆在一起.....	二
第三章	西伯利亞的放逐.....	三一
第四章	火星報.....	四八
第五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組成.....	六九
第六章	一九〇五年革命.....	九〇
第七章	武裝起義.....	一〇三
第八章	革命向前發展着.....	一一五
第九章	反動時期.....	一二六
第十章	列寧國集布爾塞維克的力量.....	一四四
第十一章	世界大戰.....	一六二

第二部

第十二章	在彼得格勒	一七九
第十三章	準備爭取勝利	一九四
第十四章	聖地這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搖籃	二〇六
第十五章	蘇維埃政權底初期	二二三
第十六章	爲和平而鬥爭	二三九
第十七章	國內戰爭	二五四
第十八章	在敵人包圍中	二六九
第十九章	對波蘭的戰爭·弗蘭格爾底敗潰	二八五
第二十章	新經濟政策	二九八
第二十一章	工作中的列寧	三一五
第二十二章	晚年	三二四
第二十三章	人·革命家·領袖	三四三

第一章 烏里亞諾夫底家庭

列甯於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生在伏爾加河邊上的烏里亞諾夫斯克城（即以前的辛比爾斯克）。他的父親，伊里亞·尼古拉也維奇·烏里亞諾夫，是公立學校底督學，出身在一個貧苦的下層中產階級家庭，曾受過學校教育，他是一個生性堅強工作勤奮的人，他把他的終身獻給了公共教育事業。

列甯底母親是一個內科醫生底女兒。她長於外國語與音樂，讀書極多。她待人接物周到而親切，而又以賦有高強的毅力超羣出衆。

列甯底妹妹，M·烏里亞諾娃，對於他有如下的描寫：「在體格上，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極像他的父親。他承繼了他父親底身材，他的高額骨，他的容貌，他的略帶蒙古型的斜眼睛以及寬闊的前額。他有他父親底活潑氣質以及同樣誠懇而動人的笑。他們有許多共通的特性和脾氣——毅力、精力、把自己完全而又熱衷地獻身於工作的能力、最大的責任心、遠大的民主的眼光以及對待別人的親切。烏拉地米爾·伊里奇甚至承繼了他父親發r字母時所略帶的喉音。」

烏拉地米爾·烏里亞諾夫在一個快樂的家庭裏，在一種工作的氣氛中長大起來。他的父親是六十年代俄國民主派智識份子中的一個，這些人，雖然他們自己並不是革命者，對於反對沙皇專制政治而鬥爭的人，尤其是對於乞爾尼謝夫斯基，却抱有極大的敬意。他們認為幫助民衆，教他們讀書寫字，並給他們受教育，這是他們的責任。不論冬與夏，不論什麼天氣，伊里亞·尼古拉也維奇總是巡行全縣，組織學校底工作。列甯的姊姊，安娜·伊里尼奇娜說過：

『他的孩子們，在他出去視察的時候常常有好幾星期見不到他，他們在極小的時候就已經領悟到，事業高於一切，一切為事業而犧牲。他暢談在他的活動範圍裏所已得到的進步，講到新的學校在鄉村裏湧現出來，講到以此而引起對上（和當權的人物，和地主們）與對下（和民衆的愚蒙和偏見）的鬥爭——這些都被他的孩子們熱心地聽了進去。』

所有烏里亞諾夫家的孩子都成了革命者。

烏拉地米爾·烏里亞諾夫是一個壯健而血氣旺盛的孩子，愛鬧愛玩。五歲時，他母親已經教他讀書，而他也很喜歡讀書。他一到了鄉村裏就盡心盡意地參加兒童遊戲。就在這裏，他第一次接觸到了貧困的俄國農村。九歲時他進了高等學校，在那裏，他是一個優秀的學生。他是一個聰慧的孩子，因此學業進步極快。他時時都準備幫助同學們的功課。

甚至在他的學生時代，他就以能夠系統而周密地工作見稱。把他寫一篇作文的方法

做一個例子。首先他起一個簡單的大綱，在大綱裏寫下引言和結論；其次他拿張紙一摺爲二，在左面寫上一個草稿，裏面有配合着他的計劃的各種數字和文字。在以後的幾天裏他再在紙的右面寫上添加的、校正的、和修改的文字以及從書上參考來的東西等等。

然後他以這一個草稿爲基礎寫出那篇作文來——往往起初是潦草的，然後再謄清一份。這種對一切工作細心準備的作風成爲列寧終身的特徵。以後每寫一篇報上的文章或作一次演講，他總先起草一個簡略的大綱。他準備寫一本小冊子或一本書的時候，他要起好幾次草稿，每一次草稿總比前一次的更詳細更精密。他用同樣細心的方法整理各種引語，數字和材料。烏拉地米爾·烏里亞諾夫是化了極大的耐心培養必要的勤勉和工作能力的。

他的性格與思想是在俄國反動的黑暗時期形成的，那時專制已經把一切革命組織摧毀無遺了。沙皇的官吏、警察和憲兵橫行全國。工人們爲了一點菲薄的酬報不得不一天做十二小時到十四小時的工作。在農村裏，地主是最高的權力者和主人，他們擁有最肥美的土地。三萬個地主有七千萬俄畝的土地，就是說，相等於一千〇五十萬農戶所有的土地。農民算是「自由」的，但實際上，他們完全隸屬於地主而不得不替他們做工；此外，他們還負擔着繁重的捐稅。一切書報須受嚴格的檢查。關於國內的真實情形底描寫是被禁止的。

還只是一個小學生的時候，烏拉地米爾·烏里亞諾夫已經開始了解俄國的工人和農

民是受着多麼厲害的壓迫。他受他哥哥底影響極大，他的哥哥亞歷山大是一個意志極強、堅定、沉靜而又愛思索的青年。亞歷山大·烏里亞諾夫是一個卓越的學生，他準備從事於科學底研究。他是一個革命小團體底會員並且屬於「民意黨」這個組織的。亞歷山大·烏里亞諾夫也在工人中間宣傳；他研究過馬克思底『資本論』，他大概是介乎『民意』派與馬克思主義之間。

在一八八六年，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喪失了他的父親，這對於整個烏里亞諾夫家庭是一個嚴重的打擊。那時候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正在高等小學校底最後一年。在一八八七年，亞歷山大·伊里奇以圖暗殺沙皇亞歷山大第三的罪名而被捕並處死刑。他哥哥底被殺給了烏拉地米爾·伊里奇以不可磨滅的印象。

自從亞歷山大被捕並被處死刑以後，許多以前的親友都對他的家庭疏遠了，因為和一個革命者底家庭維持友好關係是很危險的。他哥哥底死加強了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底革命傾向，但是他採取了一條和他哥哥不同的、跟專制政治作鬥爭的道路。

他哥哥底被殺使烏拉地米爾·伊里奇不得不考慮到他終身事業的問題。他知道得很清楚，應該跟它作鬥爭的敵人是專制政治、地主、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者。他知道純粹文化底、教育的工作（他的父親就是終身從事於這工作的）不能夠推翻剝削者，謀得人民底解放。不過，他也知道採用恐怖手段也不能引到勝利而只會阻礙它。「民意」派底黨徒們固然暗殺亞歷山大第二，得到了成功，但是第二個沙皇又取而代之。沙皇制度還是

繼續存在。許多高級的警憲官吏被殺死了，但這並沒有摧毀沙皇、地主以及工廠主底政權。而最最重要的是，這種鬥爭的方法對於勞動羣衆底組織與他們的階級意識底生長決不能有所幫助。相反的，它害了工作，因為革命黨人底精力完全耗費在恐怖行動上了。它破壞了革命黨人與羣衆間的聯繫，使革命黨人以及全體人民對於和專制政治作鬥爭的任務與方法，養成了一種最錯誤的觀念。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看到過他哥哥所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他就向牠們請教，勞苦大眾謀解放的革命鬥爭到底是應該怎樣進行。

他熱心地研究其他國家革命鬥爭底歷史以及各民族過去反對專制政治與地主底鬥爭經驗。

一八八七年秋天，烏拉地米爾·伊里奇進了喀山大學。在這裏他結交了一部份有革命思想的學生。

在同年的十二月裏，他參加了反對大學中警察制度的學生抗議大會。因此他被捕，被大學裏開除而放逐到喀山附近的科庫希金諾村。

後來，列甯曾提到他和那個在他被捕之後押送他的警官的談話。

「小伙子，造反有什麼好處呢？你不是在向一堵石牆撞擊嗎？」警官對他說。

「是的，但是這是一堵頽敗的牆。踢它一脚它就會倒的。」列甯這樣回答。

在科庫希金諾，列甯仔細地觀察了農民底情況，一年之後他才被准許回到喀山，可

是大學裏却不肯再收他了。列甯於是認真地從事於自修並且研究馬克思主義，他在鄉間度過了夏天，先是在科庫希金諾，後來在薩瑪拉縣底阿拉卡也夫卡。

那時在喀山已經存在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團體，列甯就成了其中的一個活動份子。也就在喀山，列甯開始研讀馬克思底『資本論』第一卷。

關於這一時期的列甯，A·I·烏里亞諾娃—愛里柴洛娃有這樣的描寫：

『我記得在夜晚，當我去和他閒談的時候他總是滿腔熱忱地對我講馬克思學說底基礎以及這學說所開闢的新境界。我記得，好像就在眼前一樣，他坐在他房裏堆滿了報紙的爐子旁邊，指手劃腳地做着手勢。他似乎顯出一種極大的威信，這威信傳播到每一個和他談話的人。就在那時候，他已經能夠用他的話使人信服並抓住別人。而當他學到一些新的東西的時候，他絕對不肯不和別人分享他的發現，不徵求贊助者的。不久他在喀山找到了信徒，他們也都是一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人。』

一八八九年，列甯移居於薩瑪拉（即現在的庫里謝夫城）。他在那裏所消磨的四年半的歲月正是他拼命讀書的時候。列甯學了幾種外國語，特別是德語，為的好讀馬克思、恩格斯底著作，這些著作底大部份，還沒有譯成俄文。

同時列甯還仔細地讀了祕密的俄國革命書報，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動解放社』底出版物。這團體是由普列漢諾夫、阿克塞爾羅德以及其他的人在一八八三年在國外組織的。它在俄國進行着廣泛的馬克思主義宣傳。

在薩瑪拉列甯準備好了應國立大學的考試，在一八九一年他第一次旅行到首都聖彼得堡。他考得很出色，獲得了文憑，因此他可以登記為初級律師。他的業務使他有了雖然菲薄却是獨立的收入。

那時碰到他的人都大為驚異，他，一個二十一歲的年輕小伙子，竟能閱讀德文、法文，懂得英文，已經精研了馬克思底『資本論』，並且還熟讀了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那時，列甯把馬克思、恩格斯底『共產黨宣言』從德文翻譯了出來，這譯本在薩瑪拉的革命青年之間流傳了很久，在薩瑪拉，列甯和 A·斯克略連科、I·拉拉揚支已經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小組。

在夏天，當他住在薩瑪拉附近鄉裏的時候，他繼續致力於研究。他自己在菩提樹的叢林中做了一個蔭蔽的密洞，裏面放着一張椅子、一張檯子。一吃過早飯，他就帶了一大堆書到那裏去，一直工作到三點鐘——吃午飯的時候為止。

吃罷午飯，他又帶了幾本社會問題的書，仍舊到原來的地方去。在晚上，作了一次散步和游泳以後，列甯再拿一本書坐在走廊裏，在一張放着燈的檯子旁邊，烏里亞諾夫的全家也都聚集在走廊裏。在他空閒的時候，在吃午飯或散步的時候，他興奮地和別人談天講笑話，以他的歡笑與活潑感染着每一個人。

列甯懂得怎樣工作以及怎樣休息。除了作長時間的散步以外，他還作種種運動。在園地中他所佔據的角落裏近檯子的地方，他建立了一個檯子，在兩根直柱子上放一根橫

木，有七呎高。在這裏他經常做着運動。

他的另外一種嗜好是下棋。只有八九歲的時候他就已開始和父親下棋了。他玩的時候也很認真，要求嚴格遵守規則：不准後悔——下了一子就算數。贏棋倒不及鬥爭的緊張和逃出難境的能力使他感到興趣。他只有在晚上或午飯以後才下棋，上午總是完全消磨在認真的讀書上的。

自己是一個勤懇的人，列甯也常常樂於幫助別人。他幫助他的同志們學習，幫助他的妹妹瑪麗亞學習語言。不過他堅持她要儘可能地獨立工作，只有在特別困難的場合才依賴於外來的幫助。在他幫助他妹妹預備她的功課時，他要她認真地去做這工作，依照一定的計劃去做，並且叫她把做得匆促而媽虎的工作重新做過。

在他住在喀山和薩瑪拉的時期，列甯把馬克思主義創立者底著作作了一番澈底的研究，使他自己有一種準備去參加革命的鬥爭。漸漸地他把握了馬克思主義底方法，而後來他能夠使馬克思主義更向前發展並且把它運用於一個新的歷史環境。列甯繼續了馬克思底偉大工作。

後來，列甯在解釋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底要義的時候，寫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偉大的歷史的功勞是在於：他們給各國無產階級指示出了他們的作用、他們的任務、他們的使命，就是，他們要首先起來參加反對資本家的革命鬥爭。並且把一切勞苦的與被剝削的羣衆在這鬥爭中團結在他們的週圍。』

馬克思在他主要的著作（『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裏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底基本力量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底統治階級、剝削者的階級。無產階級，資本主義中最受壓迫的階級，是資本主義底掘墓人，它是能夠摧毀資本主義社會而創造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力量。

馬克思透闡地解釋並且證明：無產階級正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創造者，在不屈不撓的階級鬥爭過程中，無產階級將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而建立起它自己的專政來。無產階級專政底學說是馬克思學說中的基本點。

無產階級專政是工人階級無限的權力。我國的無產階級用了這權力掃除了剝削階級——地主與資產階級，摧毀了階級社會，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社會。

馬克思底著作是列甯正準備要做的理論的和實踐的革命工作中的基石。

馬克思所講的無產階級勝利底道路指示出了，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也應該走怎樣的道路。除了研究馬克思底著作和革命運動以外，列甯還得使自己通曉俄國經濟發展底特殊條件。

列甯仔細地研究了那時候俄國底經濟情形，以及俄國和國外工人階級生活與鬥爭底情況。他使自己準備好從事於無產階級中的實際工作。並且從事於組織勞動民衆以推翻專制政治和資本主義。

在薩瑪拉，他在仔細研究統計材料的基礎上，他寫了他第一本的科學著作——講俄

國農民狀況的著作。在這篇論文裏，他指出資本主義已經侵入了俄國底農業，農民已經分化成爲不同的階級，已經不是像民粹派所說教的那樣的整然一體了；他指出富農怎樣剝削了貧農以及一部份中農。

列甯關於農民的知識，不僅是從統計的和經濟的書本上得來，而且是從直接觀察農民底生活得來。夏天住在薩瑪拉附近的鄉村裏使他在這方面得到極大的幫助。列甯不僅細密地觀察各階層農民中的生活狀況，而且常常和農民談話，向他們提出問題，仔細地聽他們所說的話。

在同一時期，列甯又熟識了馬克思主義反對者底著作——九十年代民粹派底著作，並且不止一次地在研究團體上在會議上猛烈地抨擊他們的見解。

在那幾年裏在薩瑪拉碰到過列甯的人這樣描寫他：『一個小個子的青年，但是體格結實，有一張新鮮而紅潤的臉龐，一點兒初長的鬍髭，一小簇紅鬚，以及略帶翹曲的紅色頭髮。他看樣子沒有過二十三歲。最最惹人注意的是他那有着寬而且白的前額的大頭。他的略嫌細小的眼睛似乎老是眯着的，他的眼光總是嚴肅的、沉思的、凝固的、一個略帶譏刺的微笑掛在他的薄薄的嘴唇上。』

即使在那早期的幾年裏，列甯對於一切和他接觸的人已經發生了一種磁石般的感應力。人們和他談過話以後總感到一種異樣歡樂的興奮。

列甯的興味和生活的樂趣是極圓滑而又很簡單地配合起來的。他的精深的馬克思主

義修養和他的堅定的自信力配合在一起，戰鬥的革命熱情又和推理底邏輯和一致以及表現力之明晰清楚相配合。

在薩瑪拉，列甯已經斷然發展成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了。他已經發現了他一生底目標。

但是在薩瑪拉沒有做革命工作的機會。那裏差不多沒有無產階級，沒有大學，列甯渴望到革命中心、大工業中心去。他決定移居到聖彼得堡去。

他想在一八九二年到那裏去，而顯然爲了他母親的緣故再在薩瑪拉留一年。那時，烏里亞諾夫家裏才遭到了一個新的打擊。列甯的妹妹伊爾加，一個有傑出才能的優秀女孩子，害腸寒疾死了。她的死對於她母親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只有她兒女在她身旁才能減輕她的悲哀，因此列甯決定在薩瑪拉再耽擱一個較長的時期。

第二章 和勞動羣衆在一起

在一八九三年秋天，列甯到了聖彼得堡。那時候他二十三歲。沙皇，經過他的省長、警察和憲兵，從聖彼得堡統治着俄羅斯全國。許多大工廠都集中在那裏。在那時，聖彼得堡的工人因為他們的階級意識和文化教養而高出於其他的俄國無產者。那裏有好些祕密的革命工人小組。在聖彼得堡，作坊和工廠的罷工以及工人騷動是經常發生的事情。

在那個時候，俄國底工業無產階級約有一百萬人。最大多數工人是在幾個大工業中心：聖彼得堡、莫斯科、伊凡諾夫——伏茲尼辛斯克、巴庫、頓巴斯等等。

甚至在黑暗的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的初期，在鄉村裏什麼革命運動都沒有的時候，在城市裏已經不時發生罷工，這些罷工有時包括大部份的工人（例如一八八五年奧勒浩伏——茹也伏地方莫羅索伏工廠底罷工）。在有些城市裏存在着革命的社會民主派的小組（布拉哥也夫的、布羅斯達夫的、費多舍也夫的小組等等）。

十九世紀底最後十年在俄國歷史上，是以工業底迅速發展著稱的，煤、煤油、銑鐵、鋼以及紡織品底生產有了大量的增加。工業底勃興（這在這十年中的後半期尤為顯著）刺激了工人罷工運動底生長。